

書經體註大全彙纂

蒼溪范翔紫登先生鑒定

鍾山錢布祥再文纂輯

召誥此篇分二大段看自首至丕作皆史記作洛之事見召公致諸之由自太保至末皆召公致諸于王記周公轉達之詞其大意以疾敬德為玉蓋祈天永命不外于誠民而誠民又必本于敬德也

節更臣敘說惟二月既望及第六日乙未成王蚤起步自周京隨至于豐蓋以宅洛之事告于文武之廟見其上有所承也。此

書經卷之五

蔡沈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之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記成王告廟以重其事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為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

惟太節王在豐告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而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則下有所託矣召公承命遂自豐起行而來到三月二日丙午月初生明及第三日戊申太保至洛邑以建都大事當稽於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度其位次雖未興工而規模蓋已定矣此記召公至洛以始其事也越若來以上是承王命以相宅以下是稽天意以定宅

越三龜戊申既得卜而經營矣及第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眾殷民開荆棘平高下攻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汭及第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位次俱平定矣此記召公定位以成其始也舉事之初四方民猶未集且攻位之役其事易辨故只用其已遷之民上得卜見其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位成見其悅以使民而民心服若翼節中與既定其位矣及廟曰乙卯周公于侵晨亦至于洛遂

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

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肫敷尾二反戊音茂。成

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逆遷而來也肫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郊社朝市之位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眾庶也用庶殷

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 若翼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通觀于新邑所經營之處凡王城下都無不周覽蓋以營洛大事
攸慎之也。此記周公至洛而慎其事也

越三日乙卯既至洛而達觀矣及第三日丁巳遂以營洛事祭告
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為誠也及明日戊午乃祭告洛邑后
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為敬也。此記周公祀
神以重其事也

越七節戊午祭告已畢有以祈神休矣然不能不用民力也于是
定為役書至第七日甲子周公以四方諸侯皆率其眾殷民來供
此役乃于是日之朝用所定之役書親命庶殷侯甸男服之邦伯
使之輔命于諸侯也。此記周公命庶殷以終其事也度殷指民
說侯甸男指君說邦伯是諸侯之長蓋供役者民率其民以供役
者君總其君以率民供役者邦伯故獨命邦伯使轉命侯甸男之
君以命庶殷也

厥既節周公以役書命邦伯邦伯乃以周公之命命殷眾既命殷
眾于是眾殷民莫不惟新茲難趨事以赴功焉譬民且然而友民
更可知矣。此記周公得民以成其終也上用牲是舉祀禮以仰
祈神休此不作是定役書而不得人力曰庶民不作則諸侯可知
而四方民亦可知矣。

曰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至則徧觀新邑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稷用太
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凡溝
洫物土方議遠近數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

厥既命庶庶殷

不作
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卷五周書

太保節營洛已畢周公將歸鎬京召公因欲陳戒成王乃以庶邦
家君各有所獻致慶之幣出而取之乃復入付于周公且言其意
曰我今拜手稽首有所陳于王而託公轉達之惟以作洛圖為化
殷之基而君身寔乃化殷之本今新都鼎建誠欲誥諭庶殷使之
化怙侈而為友順要必自乃御事始也公歸其以吾言達之王可
乎此召公欲誥戒成王而先自明其意也作洛之意本為化殷
而化殷之本端在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已
自乃御事見非諸臣所能預即舍敬德意下文皇上帝以下即
旅王之詞蓋口授于周公而使之轉達耳

嗚呼節召公從戒王先嘆息說我謂告庶殷必之御事者良以王
為天子固可恃而不可恃也夫皇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已居天
位為天元子而有此大國殷矣乃一旦天不終佑遂改革其元子
之貴與茲大國殷之命而使後周代之今王繼文武而受厥命居
元子之嗣膺大國之勢固有無限之休美矣然可改于昔者未必
不可改于今則亦正有無限之憂恤也要其所以改之者皆以不
敬之故耳誠能操心制行一以敬為主則天命在我自不致遽改
矣嗚呼王曷其奈何不以敬自持哉此下皆告王之詞此言天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

也嗚呼皇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其奈何弗敬

命不常而示保命之道也皇天三句先以天之改商者引起下意
惟王三句見昔之命既可改今之命亦未始不可改以警惕之未
則言弗敬則改能敬則弗改以策勵之也改字貫下句說王受命
當補出文武來惟休二句重惟恤一邊敬字兼存發言朱子曰此
數句一篇之大旨下皆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

天既節承上節說天既永遠斷絕大邦殷之命矣是豈祖宗之積
累不足固結天心哉夫殷自成湯以來代有哲王其精爽多在于
天直若能為子孫請命也乃其後王後民服受天命却肆行無忌
自初至終昏迷顛倒于黎老則播棄之使賢智避藏于奸回則崇
信之使病民者當在顯位于是同惡相濟虐害其民民無可控訴
但知保抱其孺持其婦以哀號于天乃往而逃亡求免其虐又
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甚矣嗚呼上天居高听卑固念
簡先王之德而不勝其矜憐四方民之心故向時眷殷之命今遂
改而眷命我德之文武也天命一絕即祖宗德澤亦不足恃如
此王其孜孜亟亟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可耳不然雖有文
武在天之靈其可恃哉。此承上言天命既絕即祖德難憑以勉
王敬德也一氣說下歸重到求一句智藏深在則不能敬德可知
民亡見執則不能誠民可知眷民用懋則天之永命不能祈矣懋
字指文武勉德言亦字有味言天固念簡先王之德而亦哀此四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
永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
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
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
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
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平理好惡用捨不
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命也人君保
有天命其有憂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敬則天與
我一矣尙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藏深在天知保抱攜持厥婦予以

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民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
此章語多難解大

方民之無事也一不敬德則天絕其命祖宗亦無如何言外見王
苟不敬德雖有文武亦不足恃可不莊敬日強以敬厥德哉疾者
更無等待只今便下手通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去節天命不常常子有德豈特一代然哉我觀古之先民有君夏禹天既思若啓行若翼有以導迪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賢足以敬承其緒當時禹亦仰考天意知天迪其德則益加祇台知天保其子則授以大器承順無違如此宜乎夏至今存也乃桀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殷代之矣又觀今之殷湯天亦思若啓行若翼有以道迪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俾繼舊服以有天下當時湯亦上考天意知天迪其德則益加懋昭知天保其格則遂行放伐承順無違又如此宜乎殷至今存也乃紂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周代之矣夫禹湯能敬德故興也勃焉乃其子孫不敬德遂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豈不視乎君心之敬肆哉。此承上言天命之不可恃而舉夏商之興亡以證之也只宜就夏商發出去留無常以引起下節主勉王敬德誠民意下數節方見

今冲節夏殷天命忽然遂失者總因後王不能敬德之故而親近老臣則尤敬德之助也今我幼冲之主既嗣天位矣此時德性未堅第一要奮振重直于壽考之臣必須倚爲心腹言聽計從切不可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
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
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
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
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
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平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
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
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
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
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
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可輕易遺棄之所以然者蓋與亡鑑鑑備于古吉凶之理出于天然壽考閔歷多而聞見博深契先哲心源于古人之祇德懋德皆能積善而如見其事以此言之是已不可遺矣况又智誠高明其發慮定謀戒遂命而期永命皆能面稽而默契乎天之理以此言之是更不可遺也夫德在古資之壽考則可考既往而立經謀在天資之壽考則可察未來而盡懋敬德者不可得是以為輔哉此欲其任老臣以為敬德之助庶可無墜天命也冲子與壽考相對惟其為冲子則每喜新進而渾老成故特以無遺告之遺非必斥逐只不加意所受不遺犹遺此句尚虛下二句正推其所以不可遺之故兩曰字是說他如此兩其字指壽考言然我資其稽古則可于往事有所鑑資其稽天則可于來事有所决須我不可遺意矧字是進一層語見稽天尤難于稽古也

嗚呼節召公又嘆息說嗚呼我王以冲子而嗣其年雖小然正不得曰冲子也乃受天命以長民固即天之元子哉其必大能誠和于小民消其悖逆而歸于遜順使皆歡忻鼓舞無有乖戾則向所謂無疆之體者乃任今矣然民不易誠而誠之不外于敬德王當以敬德為先不敢視為緩圖蓋小民至微而至為可畏惟用此兢兢業業之心以照顧祇畏斯民之罟險則德無不敬即民無不誠而得以永保天命乃無負元子之責耳此言謂王所係之重欲其敬德以誠民而保天命也下數節皆是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子對土冲子說冲子言其年之小元子言其任之大為天元子便

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幼冲之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見

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

之辭也誠和罟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王來紹上帝自服于上

當使天子民非誠之不可不曰安而日誠者兼治教言非僅得所之謂也能字內已含敬德意能誠則邦本固而國祥永休何如平不敢後正所謂疾敬也用字緊連上句說用此敬德之心以雖畏民之魯險狃言疾敬德以誠小民耳

王來節誠民固永命之本而新邑實圖大之基今洛邑初成王將來此繼天出治凡一切化民成治之事都要自己留心服行于此土中無容旁委也豈我一人云然哉且亦嘗說人君此一身所係非輕今作此大邑非為逸豫計蓋將自此奉答天命以對越上帝肇稱殷禮以謹祀神祇且自此教養萬民以宅中圖治觀且之言亦可見自服土中之非誣矣王誠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順眷周之命自一成而不易矣治民之效不即今見其休美乎。上言敬德以誠民而永命此則欲其宅洛而行之也通節重自服土中一句蓋已前王未親政全賴大臣夾輔今新邑已成乃成王蒞政之始恐猶前恃大臣不自已憚當故先破其所恃如此所服行者固即誠民之事然包括甚廣以虛照為妙引周公語而稱旦者君前臣名也配天祀神治民周公本平說召公引來畧重中又句觀末云治民今休可見成命者一成不易之命言能服土中是真能經上帝而眷顧之命有成矣治民如是其休美豈待後日始見乎此二句乃召公期以宅洛之效也

王先節宅洛本為化民然不得遽求之民也蓋臣者民所視效今殷御事之臣習于紂惡心先有以馴服之而後可何以服之惟使

中且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王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

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上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作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焉故謂之土中

周御事節性惟且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平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他親近副貳于我周之御事聞正言見正行朝夕薰陶以節制其驕活侈之性將向時習于惡而為惡固惟日不足今習于善而為善亦惟日不足悔悟舊發舍舊圖新豈非轉移民俗之善机乎。此推言化民必本乎臣也服殷句虛此介一句正服殷之事末句以效言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王敬節化民固本于化臣然不遽求之臣也蓋王之一身允臣民所視效王當時時收斂此心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以敬為處所則有以成一己之德乃有以化萬民之源設不敬而德廢於已又何以化人乎則宅中圖治即欲不敬德而不可也王蓋勉之哉。此推言化臣以化民又不外敬德也傳雖專言化臣必謹乎身然敬德所以誠民須兼帶化民說為是上句言當如此下句言不可不如此總是勉詞單言敬包德字在內故前云奈何弗敬又云疾敬德此云敬德所又云不可不敬德只一意反覆言之我節我謂不可不敬德者良以敬不敬之間因斯民誠不誠之所係即歷年永不永之所係也夫不知將張當觀已往今我周不可不監視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乎有殷蓋必監其興亡乃可知所法戒如夏先王受禪而有天下我不知他服天之命何以遂歷年四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不少延然不可知者數而可知者理也以今看來惟桀作威虐虐不敬厥德乃早隕墜其命耳殷先王革正而有天下我不知他受天之命何以遂歷年六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覲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所處所也猶听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夏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

不少延然數不可知而理可知也以今看來惟紂毒痛肆害不敬厥德乃早隕墜厥命耳觀于不敬德而墜命則歷年之由于敬德可知矣王不當監夏殷而疾敬厥德哉。此與夏殷為監以明不可不敬德之故也首我字指王而言兩監字兼監其興亡說然玩不敬早墜二句當側重監其亡一邊我不敢知以下正見不可不監也古人于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必無故曰不可知然不敬則早墜命則能故始有歷年實無可疑也若可疑者數听其在天無可疑者理敬其在我。

今王節觀夏殷不可知我周承我周自文武以來天命有專屬矣繼王嗣文武而受厥命雖似天眷獨隆然我所受之命即夏殷既墜之命而移之周者其或歷年或早墜命未可知也王賞念二國受命之先如禹有祗德之功遂開四百之祚湯有德德之功爰啓六百之基務以我敬德之心嗣之乃可疑天命而多歷年耳況王乃自服土中之初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初之不敬將不能嗣功亦何能嗣命哉。此言初之當慎以起下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我亦句重承短不可知意然苟能嗣其有功者則無患歷年不永也功即指敬德言如禹之祗台湯之懋敬者是鳴呼節召公嘆息說嗚呼。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者為何譬如人家生子無不在其初生孩提時教訓他使習于為善則知識聰明日漸開發不稍虧其降衷之休而睿哲之命于天者竟似自家貽的一般若失此初生時後來便難強矣然則人君初服顧可忽乎知

八但上章王言天眷之不足恃
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
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
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
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
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今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禎祥而為吉妖孽而為凶或命以歷年之長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時所服行何如其初服能謹自然命哲命吉命歷年與自貽哲命者無異不然則反是矣奈何不謹乎此哉。此申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敬也罔不二句就喻意說今天以下方發明若字正意惟本天所命然惟成童時能習于善乃有以全之故曰自貽命哲以德言命吉凶謂禎祥妖孽之應命歷年謂享國長久也要補皆不可知意然不可知而未始不可知只在初服能謹與否耳

臣新節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宅此以圖治正所謂初服也故為王計其當及今奮發勉于敬德以竭其本不可稍有意緩之心也蓋歷年短長係乎民心民心向背原于主德王其以此德而著為誠民之用則民心安而天命固以祈上天而保長久之命無難矣。此示以謹初服之事不外敬也肆放也應前疾敬德而言上來宅新邑乃初服之時所以必疾敬德也此謹德于已未說到所政臨民上下句加一用字言以德而為誠民之用也

王勿節至于刑者德之反也今民習染既久過用非法者固多王切勿以非法者必以法繩之亦敢為刑戮以用治也蓋民雖頑而性本厚惟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習自改而不患無轉移變化之功矣。此言化民不得用罰也亦字有味言民即非彝而上亦不得遽用刑也蓋刑乃拂逆人心之具不能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則用治未必治也惟因性順導乃可成化民之功矣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益以顯矣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命其亦斯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位節民之非彙其咎在君若敢于殄戮則君德殞矣其為王居
尊于天下之位必有高乎天下之德誠使德與位稱則倡率有由
小民漸漬之久亦惟儀形君德而用于天下矣大為治而使民皆
遍德則王王之德不亦如日月之照臨而大以顯著乎甚矣敬德
固誠民之本而不可不服行于新邑者也。此言化民必本于德
也位在德元正疾敬之所成位既崇高而德亦首出是不惟居位
之元而亦備德之元矣刑用者元德之孚而默感之也至此則濫
用之小民化為德用之小民正所謂若而有功者勉德于已則曰
敬德遍于民故曰顯

王下節王敬德于上而使小民用德于下則永命之道在是矣然
不獨責之王也我君臣須同心協力夙夜勤勞以無疆之恤為恤
相期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有夏四百之傳又勿替有殷六百之
祈夏殷所歷之年兼而有之可也而要豈別有所以乎惟欲正敬
德綏刑使民不用非義而皆用德即可以此而受無疆之永命耳
。上二節言化民不用刑而當用德此承言永命之道即在平此
也上下者言君敬于上而臣當輔于下也不平看恤即無疆之恤
其曰二句是以兼夏殷之歷年期之即下所云受天永命也下乃
推其所以而言曰受天永命果何以乎亦欲王以小民受之而已
蓋天無心以民為心能敬德則民誠民誠則命永總是此意

采節召公託周公誥王將終復拜手稽首以叮嚀之說新邑初成
原為化導臣民我君臣固皆有其責然王之責實惟王耳予小臣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求
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命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

命雖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
御事庶土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未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敢以王所遷之殷民及諸在位之君子與我周友順之民皆遵奉法紀服從教化於王之威命明德都保守而勿失順受而無遺此固子小臣之職也至王之一身尤臣民所視效當益務敬德以此民使嗣受的成命終有之而不替是能盡其威命明德之實以為保受之地同期王以顯者乃果于是亦顯矣此則王所當盡我豈敢曰與有勤勞乎不過致恭以奉其幣帛用供于郊祀之際以贊成祈天永命之文耳若其所以祈之使永者要恃敬德以誠民豈不視乎王自能之哉公歸其一為我陳之可也。此總一篇大旨以可喻之也保受句截上是以尊君之責任諸已下是以祈天之實望諸君威命以政令言應勿淫用節明德以教化言應在德元節盈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為明也成命應前惟王有成命句王亦顯應前越王顯句以德之昭著而言不必就令聞上說未有二字有責難意以敬德誠民入講我非敢勸承王末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恭奉幣應前出取幣句就助祭說用德以疑天命實能盡于王身則皆祀以祈鴻休不徒形于禱祝是供王之祀即所以供王之祈天永命也能者期望必能之詞

洛誥此篇首節簡錯于康誥之首乃作洛之始詞下分六段看周公拜手四節周公遣使告卜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王在鎬也王肇稱至罔不若時周公教王宅洛之事而并示歸老之意成王答而留之見時公與王俱在鎬也子小子其退至文祖德王留周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祀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子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子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俾來以下成王錫命慈殷命寧之事也成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公治洛公受命而夷致責難也詞是時王與公俱在洛也仲來四節周公述合寧祭禱致忠告于王是時王在鎬公在洛也戊辰即史敘成王祭告留公之事而紀年于篇終也

補經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補請周公攝政之七年惟三月十六日始生魄之日公以殷民叛服不常不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是時四方之民大和輯而來會其民勒矣而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因民心之和鼓舞宣播之使皆見在執事于周百工之勤又如此周公實總攝其事君子是咸致其勤亦不敢自逸乃用役書洪大誥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益知見事臣益知播民也萬年之基成于一月間矣。此敘作洛之始詞也雖臣民並誥要以民為主因民和而宣播之即臣之勤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說和會不過歡欣來會之意下文見士方是服斧斤版築之事咸勤非一端如始之達觀終之督率皆是詰治猶治詰所謂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也

周公節史臣說昔周公承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以授之說王嘗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定我不敢復命于子明辟也。此營洛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詞也子即下文肅子之子曰明辟者期之也次節其基作民明辟正與此應告卜當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用書之生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上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礼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小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葬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命子乃亂保

十八字

王如節大建都于洛以承天眷王之事也王以幼中自遜如弗敢與知上天成新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規制善後事宜俱付之太保與我豈敢不任其責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視東土凡王城下都皆規畫布置其始基吾王使作民明辟而為萬世致治之主焉○此先敘相洛之意也重在作民明辟句句先表王退託之心基命定命俱指作洛說洛作以永周命其創始也天啓之基其既成也天定之業二命字即下文所謂天休也其基基字推開言之非基命之基謂據都會而為明明致治之主自今始基之也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入安長治是謂定命

子惟節所謂大相者向如子惟三月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以河北黎水交流之處殷民近便乃先卜此地龜兆不從我乃改卜澗水之東澗水之西以惟王城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朝會有所宗矣我又上澗水之東以為下都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殷民得所處矣于是遣使來周以洛之地圖及獻其所卜之兆薛王王而定都之始終庶可考而知焉○此正大相東土之事也下黎手先者商民意在近地公意在土中不敢以已見拂眾心故先以此決之天也下當補不吉意兩洛食者澗澗在洛之東澗水在洛之偏而龜兆俱食其墨吉可知矣俾來以圖則孰為王城孰為下都皆可得于几席之間俾來獻上則初卜不吉改卜再吉亦何得于言辭之表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所謂復子明

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上澗水東亦惟

洛食俾來以圖及獻乙卯即召詰之乙卯

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

辟者如此圖卜不平玩一及字宜重卜邊

王拜節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詞因遣使答公拜手稽首以重其祀而命使曰宅中圖大天休之所在也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不敬以承之因來相視洛邑為我周配答上天休命之地公既得卜而定其所居乃遣使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獨能當之推我與公二人共承其美可也我今據卜觀圖乃知規模弘遠公之意豈徒為一時計正欲使子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臨兆民敬承休命于無窮也期望之意如此所以誨我者至矣敢不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乎○此成王復周公之詞也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三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其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其具是宅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公其以予句總承相洛宅洛見其美意之無窮也此上四節周公在洛成王在鎬也王既不在洛而曰來者順公所在而言耳

周公節洛邑既成公歸于鎬欲以宅洛之事專責之王因誨之誨王者為天地百神之主宅洛之初祀神其先務也王至洛須首舉盛大之祀慈祀于新邑祀典所載者固無不祭即祀典無文而義所當祭者亦皆次其上下尊卑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明

之兆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辭也

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休來來視子卜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受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

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而祈鴻休焉可也。此公歸鎬京告王以宅洛之首務也。重殷禮上此節乃舉祀禮蓋洛邑之作將以誌祀于上下者故祀禮在所當先也。曰肇是他務未遑即先行此威秩無文正盛禮所在也。無文包有文在內曰威者有尊卑止而無不周意曰秩有治神人和止下意非徒祝幣之文也。

子齊節至于用人圖治尤宅洛之要然非予之所得專也。予其整齊在周之百官一得人使之從王自周而適洛此時子惟微示其意曰吾王即政之初庶幾有激勵委任之事爾臣工其祇德之可乎。此與下節告王以御臣之權亦宅洛之當務此節乃引起下節意也。齊有遴選整齊之意成王幼冲周公恐從行者或有人參于其間故自打點一過使之陪行文惟以在周王往新邑正虛官家別用一番人也。此公信外之意有事暗指下節記功之事。

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威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關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祇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顙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子齊百工休從王于周子惟曰庶為首務也。

子齊百工休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周公言子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子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今王即命曰記功宗待成王自教詔之也。